

相报告》《高兴》《商州》《浮躁》《怀念狼》《妊娠》
 商州》《浮躁》《怀念狼》《妊娠》
 狼》《妊娠》
 篇小说典藏大系：《废都》《秦腔》《我是农民》
 篇小说典藏大系：《废都》《秦腔》《我是农民》
 《废都》《秦腔》《我是农民》《高老庄》《土门》
 农民》《高老庄》《土门》《白夜》《病相报告》
 门》《白夜》《病相报告》《高兴》
 报告》《高兴》《商州》《浮躁》
 州》《浮躁》《怀念狼》《妊娠》
 妊娠》
 篇小说典藏大系：《废都》《秦腔》《我是农民》
 篇小说典藏大系：《废都》《秦腔》《我是农民》
 《我是农民》《高老庄》《土门》
 《土门》《白夜》《病相报告》
 高老庄》《土门》《白夜》《病相报告》
 高兴》《商州》
 怀念狼》

贾平凹

长篇小说典藏大系·《高老庄》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

长篇小说典藏大系

高老庄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庄 / 贾平凹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9

(贾平凹长篇小说典藏大系)

ISBN 978-7-5396-3510-1

I. ①高…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0228 号

总策划: 林清发

执行策划: 唐伽 朱寒冬

出版人: 唐伽

总统筹: 朱寒冬 岑杰

责任编辑: 曾冰 岑杰

装帧设计: 丁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3533889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400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每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这我是深信不疑的。出版过的那几部长篇，《浮躁》最幸运，它以各种版本已出过十多次了，《白夜》、《土门》也再版过数次，唯有《废都》和《高老庄》不济。《废都》虽未正式再版，却每年都能在市场上见到新的盗版本，且盗版本越来越豪华，它属于没有户口的盲流者到处打工。相比起来，《高老庄》出身尚好，但在太白文艺社初版后，在国内，除长江文艺社搞过一次评注本，它就很寂寞。我不明白一些出版社约稿时信誓旦旦，但一次性印个大数目后为什么就撒手不管了？他们急功近利，不做长销书的努力，损害作者和读者的利益，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盗版书自然要乘虚而入，而《高老庄》的盗版本惨不忍睹，纸张粗劣，装订混乱，字小得需用放大镜方能看清。“金收获丛书”提出他们再版《高老庄》，令我欣慰，有一种将良家妇女从妓院解救出来的心情。

我曾写过一段祷词的，是在家中焚香供神时用的，我把它抄在这里，也算作对《高老庄》，以及我写过的所有书的命运祈祷：

神啊，当你降临在了大堂，一切安谧祥和就弥漫在空气之中。敬燃了香柱，靛蓝的轻缕袅袅而起，我听见了来自悠远的响动，它悄无声息又惊涛裂岸，我看见了广邈的土地和江河，高阔的天空和星界。是谁在唤我的名字——平凹，平凹——英明伟大的神啊，我原来是你的孩子！我默默地呼吸着，静静地用身与心体会，不断生出的疑惑、烦恼、卑怯、愚昧在消化，滋长的是灵魂的安妥，文字的智慧，生命的健康和欢乐。多么感谢你啊，神，我来源于爱，承受着爱，我将永远爱着你和你创造的这个无所不在的世界。

高老庄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稷甲岭常常崖崩，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簸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家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眶唧眶唧地一齐摇动。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高老庄镇的镇长，他是有文化的，当然要批评迷胡叔，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不足为怪；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田和一条灌溉渠的重大灾情报告，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

这天夜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还说着白日的崖崩。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炷高香，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眼看着就埋没到了祖坟，却没有埋没，这都是神灵的保佑，要不，孩子的爷爷快要过三周年忌日了，那可怎么得了？顺善路过院门口，鼻子凑凑，闻见了高香的茎味，也笑咪咪趑脚进来，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就问道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没了言语。顺善却发起感慨：上一辈人，或上上一辈人，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修一条巷道，造桥建祠，盖戏楼子——风流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七星沟的苏家寨子，木王岭的高阳堡，还有咱高老庄，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出了一名诗人，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词。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一个县办公室主任，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

镇中建了大市场，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租赁摊位，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子路已经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了，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可他数年竟不回来，这井也不淘，门楼不修，院墙头塌了一豁，好像是不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菊娃忙说：“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睡吧睡吧，夜也深了，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顺善嗯了嗯，停止话头，摸摸孩子的脸，说：“伯来了也不问候？叫伯！”孩子瞪着眼，偏是不叫，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进了一批棉花，成色好，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就走了。顺善一走，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各自默数了一遍，又默数了一遍，一遍与一遍数目不同。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

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不偏不倚整整齐齐排在一起，但全都底儿朝上。儿子趴在炕沿看着，突然说：“娘，我爹他们要回来了。”菊娃愣住了，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门外头起了风，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久久地坐在那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天明起来，对婆婆说：“娘，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娘说：“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菊娃说：“改日去吧。……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娘说：“改日就改日吧。店里就那一张小床，雇来的彩彩在那儿两人怎得睡下？你说啥的，石头去你哥那儿?!”菊娃说：“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娘说：“……这怎么都要走呀？”菊娃说：“石头他爹要回来了。”老太太也愣了，嘴张张，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头就低下去，一边用抹布擦柜盖上的米盆面罐儿，擦出油光来，一边说：“子路要回来？谁说子路要回来？子路……”

吃罢早饭，菊娃果真背了石头去了娘家。子路娘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捉住鸡拿指头塞进鸡屁眼里试有没有只蛋下，但立即把鸡丢开，进屋翻箱倒柜，寻着了子路早年的一双旧鞋，用绳子系了，吊到红薯地窖

里，自言自语道：要回来，就把西夏也给我领回来，让你爹也瞧瞧我儿的日子又回全了！

娘在家里唠叨着，心电感应，坐在车站台阶上的子路就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连站在广场上的那个警察也回头往这边望望，子路有些不好意思，但立即矜持起来，面上平静如水，然后目光放远，瞧起西夏挤进了售票房前的一堆人群里。原本该西夏在这里守护行李子路去买票的，但子路的个子小，挤不到售票窗下，又不想从那些人的胳膊下钻来钻去，西夏就长胳膊长腿地去了。

西夏在人窝里挤得满头大汗，鞋踩脏了，发卡也掉了，好不容易买了票退出来喘气，旁边一个女人一直在看她，说：“这么漂亮的人，该有自己的私家车哩！”西夏说：“是吗？那我就得换老公呀！”那女人白皮净肉地笑了，说：“到哪儿旅游？”西夏说：“回婆家。”女人说：“哪儿的？”西夏说：“高老庄！”说罢自己也嗤地笑了，她想到了猪八戒，《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上的人，西天的取经路上，动不动就要回去。那女人并不知道西夏发笑的意思，听说是去高老庄，就过来把西夏的手拉住，说高老庄是个好地方，她是去过的，而且现在还有个亲戚就在高老庄。西夏便觉亲近，问高老庄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那女人说：有山，山深似海哩，这个时候去，柿饼板栗吃不到，杏子却下树了，你若坐车，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呀，你把一张钱丢下去，卖杏人就把杏子往车上撿，你没有接够数，他们会捧着车跑呀跑的，还给你扔！沟畔里到处有古松，苔藓和蕨草就从树根到树梢附着了长，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蔓便垂下来，有红嘴白尾的鸟在里边叫。你见过连翘吗，中药铺里有一味药叫连翘，谁能想到连翘竟长那么大一蓬，花开得是那般黄，佛黄。西夏就兴奋起来，问还有些什么，那女人说有太壶寺，有一猫腰就能打出一桶水的泉窝，桶里会有七条八条小虾蟆，高老庄人不吃虾蟆。还有白云湫。西夏把扑撒到脸前的乱发拢了拢，问白云湫是什么，那女人说，是个湖，是个沟，是一沟的老树林子，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是天下最怪的地方，但我没去过。女人很遗憾，西夏也陪着她遗憾了，又拢拢

扑撒到了脸上的乱发，骂了一句“这头发真烦！”女人说：要去高老庄，得剪个短发的，到处是梢树林子，雨后进去捡菌子，长头发就不方便，高老庄的狗都是细狗，一生下来主人就把尾巴剁了。说着从自己头上摘下一只发卡给了西夏。西夏不愿无故接受赠品，谢绝不要，但不行，再要付钱时，女人说这能值几个钱呀，动手帮西夏把头发拢整齐，别上了发卡，直叫道漂亮。西夏谢谢着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邀请她去见子路：说不定论起来，她的哪位亲戚还是子路的什么亲戚，世界说大，大得很，说小又小得就那么几个人呢！但那女人却不想去见子路，说她是电视台的记者，得立即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呀，就拜拜，没在人群不见了。

西夏返回车站的台阶上，子路却不在那里。举目四顾，他双肩挂着两个大提包，腰弓着，越发矮得像个孩子，在一家小店铺门口和人争执哩。西夏就喊：“子路，子路！”子路过来，一脸的恼怒，晃着手里的空水杯，骂那些小店主畜皮，跑了三家都不愿给他倒一杯白开水的。西夏说：“你给人家掏两角钱，谁不会热情卖给你？”子路说：“要是高老庄，水拿井盛哩！”西夏拿了水杯转身要去买，子路说：“不喝了，气都气饱了，票买到手了吗？”西夏说：“买到了，你猜我见到谁了？”子路说：“谁？”西夏说：“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有一颗痣，她说她亲戚也在高老庄。送我了一个发卡，别上好看不好看？”子路说：“好看，你别什么都好看。她亲戚也是高老庄的，怎不领来拉拉话？”西夏说：“人家忙着出差呀，是电视台的记者，人家是记者哩！”子路说：“那算啥的，不就是拿个黑驴毬往领导嘴里塞着的工作嘛！”西夏说：“这都是教授说的话？”两人就扑扑哧哧笑起来。地道口前的栏杆下坐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孩子在看着子路和西夏笑，子路和西夏也就笑了。子路和西夏已经不笑了，孩子还在笑着。子路就给孩子做鬼脸儿，把两只耳朵往前拉，撅着嘴，像肥猪的样子，孩子并没有反应，反应的却是孩子的母亲，她微笑地向子路招手。这是一个白面长身的女人，子路就走近去，女人对孩子说：“叫叔叔。”孩子说：“叔叔。”女人说：“让你好好吃饭，你不好好吃，再不好好吃你就只长叔叔这么高！”子路脸腾地红起来，但子路毕竟是教授，他说：“你娘说得对，要好好吃饭哩，个头

长不高受人歧视的。”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忙抱歉她不是那个意思，子路却严肃地走开了。

两人走进车站，西夏问：“和人家说什么了？”子路说：“她问我做什么事？我说是教授。她说做教授好哇，可怜她只是初中毕业……”西夏说：“瞧着人家漂亮了把什么都说？！”子路说：“她漂亮？你一来这里还有漂亮人？！”子路把两个提包都提过来，小跑着跟在西夏的身后，像个驮驴儿。

车是要路过高老庄而往西南的湖北去的，后窗上破裂了玻璃，凉快是凉快，尘土却迷进来，头发很快就粘成一绺一片。出城后一个小时，车驶进山区，西夏万般兴奋，虽然旁边的窗子一打开，前边那个老头的脑袋伸在窗外，呕吐的污水会雨星一样飘过来，她还是不停地要打开窗子，大惊小怪着外边的景色。而子路一上车就坐在那里把眼睛闭上了，他并没有睡意，只是竭力要从脑海里抹去那个白面长身女人的形象，但女人的话不去思量又怎能不思量？十五年前，同样在这条路上，父亲送子路去省城上学，撕棉扯絮的雪下着，卡车上没有座位又没有篷顶，人插萝卜般地挤坐在车厢，腿再发困发麻也不敢动，一动就再也沒地方坐下去了。子路实在是忍耐不住，拔出一条腿来揉搓，他担心时间长了腿要患关节炎的。但将腿揉搓了一会，旁边的一个女人却说你抓了我的腿了！这怎么可能，他在强辩着。女人却说你是高老庄的吧，子路说是高老庄的，又怎么啦？女人说：瞧你高老庄的男人有这么长的腿吗？！他把腿再往上抬，果然发现这是女人的腿，一条细而长的腿。这件事烙铁一样永远在子路的心上留下疤痕，他是带着高老庄男人特有的矮体短腿在省城读完了大学，也在高老庄男人的矮体短腿的自卑中培养了好学奋斗的性格，成为了一位教授，又出版了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专著。十五年后，又是女人嘲弄了他的个头矮小——奉承女人能使一个卑贱的男人崇高起来，以貌取人却是鉴别浅薄女人的标准——子路闭着眼睛无声地笑了，他想，那女人是不知道他是谁，如果她是高老庄人，或者是家乡那个县的人，甚至她如果在省城的大学读过书，她就知道子路是什么人物了！

子路睁开眼来，见西夏正趴在车窗口向外拍照，一条腿屈跪在座位上，一条腿斜蹬在座椅底，臀部丰满，腰肢美妙，禁不住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伸手就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自父亲做过了胃癌手术，整整的四年里子路的负担多么沉重，每日的清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一天父亲的病情会不会复发？以致在讲台上正讲着古代汉语，思路就突然中断了。为了逃避焦虑，他去了历史博物馆观看新出土的大唐壁画，壁画里最让他感动的是唐人打马球，瞧呀，那马臀部滚圆，四足精瘦，奔跑起来蹄脚腾空几乎平行啊！高老庄是没有马的，唯有黑矮的毛驴从山岭到山沟，从山沟到山岭一日复一日地驮运粪土，在这个城市所在的平原上，也仅是有骡，骡毕竟还只是马的附庸。古人讲龙马精神，原来马也同龙一样给人以形体美，力量美，以及神秘。也就在这次参观完走出了大厅，博物馆的院子里阳光灿烂，几位年轻的女人正从台阶上往下走，有人一个趔趄从台阶上跌下，然后爬起来，说：真讨厌，脚小老立不稳！这样的话明显地在夸耀自己的身高脚小了，自然遭到她的同伙们的一顿戏谑，偏不去扶她。而子路瞥了一眼她的脚，脚虽不大，却也不是小到站不稳的程度，倒觉得这女人有趣而性情可爱。从博物馆回校后的许多日子，子路每每想到大唐壁画中的大宛马，不知怎地就想到了那女人。为什么从马就联系到了那个女人，是那女人同马一样有长条细腰，滚圆的屁股，瘦劲腿脚和一种健美的神态吗？这种想法深入其心，以至于在大街上见到漂亮的高个女人了，子路皆称之为大宛马。正是如此的心情，子路在以后的日子无数次去博物馆看大唐壁画，果然也就每次碰上了那女人，由此认识，纠缠不舍，最终将马牵进了自家棚圈。

子路之所以与原妻离异，同西夏结婚，他喜欢的并不是周围人和家乡人所说的因为西夏是城市人，年轻而漂亮。他喜欢的是高大，子路是太矮小了，卖啥的不吃啥，没有什么就希望有什么！他对这种观点并不避讳，甚至在讲古汉语的课堂上竟也谈起了大唐的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的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那画中女子的形体容貌，服饰和发髻，并不是要以胖为美，而是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啊。他娶过了在博物馆从事壁画临摹工作的新的妻子，便将其名改为西夏，

西夏就是历史上北方的一个匈奴人种的国名，连不是平面脸庞、有着淡黄头发的西夏也觉得自己的祖先可能就是胡人，至少也该是汉胡的什么混合血统了。

现在，趴在车窗口还在不停拍照的西夏，望见了远远的崖头上马蜂窝一样的石窟而惊讶不已，子路告诉说这是昔时山民为避兵荒匪乱而藏身的，洞窟里有厅间和卧间，有粮仓和水窖，洞外刀削的石壁上凿有石窝，插着石橛，进洞要在石橛上一页一页搭上木板了，人走过又一页一页将木板抽掉，飞鸟也飞不到上面去。西夏立即将目光盯住洞窟，思绪却如天边那一朵云，有了浪漫的颜色而微笑了，说：洞窟里有没有壁画？子路抚摸了她的头发，摇摇头，感叹了年轻的城市里的女人天真，她们永远不懂生活的沉重和苦涩，这或许是时代不同了，也或许正是年龄差别的隔阂，他后悔起这次带她回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高老庄毕竟不是如诗如画的桃花源，回到贫困的故乡根本不等同于回归自然的游旅，西夏能适应故乡的环境吗？何况，那里还有着他的前妻和前妻留给他的一个瘫痪的孩子。

班车终于在高老庄的镇街上停下来。子路和西夏已经像土布袋摔过一样，面目全非，没想到街道上尘土更深，一走进去就扑扑腾腾起烟。西夏说：“这街面也没铺水泥？”子路说：“乡里土多是多却干净，我小时候跌了伤，抓把土按按能止血还不发炎哩！”就指点高老庄村落布置是个蝎子形，这镇街是蝎子腰，东边的北头那个村是蝎子北夹子，南头那个村是蝎子南夹子，咱家住蝎子尾，在镇街西北角，还得走四里地。子路说：“风水好吧？”西夏说：“毒！我要上厕所呀。”子路说：“这里可没有公共厕所，能不能坚持一下？”西夏说：“水火无情！”子路就拎了提包带西夏往一家饭馆去，说：“乡里人的屎尿要各人拉到各人家的厕所里的，肥水不外流哩。——三治哥！”三治不在，三治的老婆和几个伙计在灶头上做豆腐，烟熏火燎的，秃头女人双手摇着豆腐包，吹了吹面前的蒸汽，突然尖着嗓子说：“哪，这不是子路，子路你回来啦？这是你办的女人？！”子路忙对西夏说：“这是三治嫂子！”西夏说：“嫂

子好！”把手就伸出去。秃头女人说：“农民不兴握手哩！小星，小星，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吗？！”一个满脸红肉的伙计从后门跑进来。秃头女人说：“给教授和我这妹子下两碗大肉茴香饺子！城里人卫生，碗筷用开水烫了，再拿一卷纸来，他们要擦嘴的！”子路赶紧说：“不啦，不啦，我是来看看三治哥的！”就给西夏往后门处努努嘴，西夏忙不迭地去了。

子路在临窗的桌前坐下来，开始和秃头女人说饭馆的装修，说三治的哮喘病，说做这么多豆腐是给别人订做的还是给饭馆自己做的？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个人在喝酒，一边喝一边行酒歌令，又喊叫着再拿一瓶酒来。秃头女人说：“还喝呀，辛辛苦苦掙一根木头来就为了喝呀？”喝者说：“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吃喝？是嫌我们没了钱吗，我们那儿有的是木头！”子路说：“嫂子这生意红火嘛！”秃头女人说：“红火的是地板厂哩，人家吃过肉，咱跟着沾点腥的！喝吧喝吧，卖酒的还怕大酒汉？要擤鼻到门外擤，抹在桌腿上恶心人哩！”那伙人笑了笑，没有擤鼻，只是一个把稠稠的一口痰从门里唾出去，一个却说：“城里人咱学不来，咱用土坷垃擦勾子的时候，人家用的是纸，现在咱才学得能用了纸了，人家用纸却又擦起了嘴！”一个说：“就你话多！”先头那个却压低了声说：“那娘们长着膝盖了没有？”这个说：“不长膝盖是木头呀？”那个说：“那走路怎么不打弯儿？还有这么长腿的娘们，长腿不生娃哩！”子路还没等回回头去，秃头女人笑着说：“醉了醉了。”哐的一声，一个汉子从凳子上溜下去，头磕在地上。几个人说：“没彩，没彩，不到三瓶就不行了！”抬着就放到店门外台阶上去敞风，然后又坐回来继续喝酒，喊叫再炒一碗木耳菜来，辣子放汪些。子路一时觉得这伙人有意思，刚踱脚站到了店门口，忽听得有人叫他，扭头看时，街面上并没个熟人，转身又要踱进去，但那叫声又是两下，才看到街对面的二层木楼上站着一个女人是苏红。苏红提了一只肥嘟嘟的乌鸡，鸡扑拉着，鸡毛乱飞。子路就招了招手，苏红瞪瞪地从木楼的楼梯上跑下来了。

两人就站在醉者的身边握手，被缚了腿的乌鸡却挣扎着掉在地上，扇动着翅膀要逃去。苏红捡一块石头压住了鸡翅，说：“送人也不说宰了送人，我可不敢杀的！”子路就看着她笑，秃顶的女人却在屋里听见，

说：“苏红你能显派！前日我见你在泉里剖鱼呀！”苏红说：“鸡叫哩鱼不叫哩。”秃头女人说：“领导不爱提意见的人，你倒欺负不言传的！”苏红没理，使劲踩着鞋上的土，说：“咱这街上成了塘土窝了，几时回来的？”子路说：“刚刚下车。”苏红说：“坐了小车？车呢？”子路说：“我有自行车，在城里哩。”苏红说：“……那也给县上招呼一声，谁能不给你派个车呢？真是，要顾及影响呀？”子路说：“还要车呀，只要没人骂我就是了。”醉者哇地吐出一堆污物，有狗立即跑了过来，苏红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说：“……你看你们闹的，都是好人么，咋就说离婚就离了？！原本在省城时我是要去你那儿的，这不，也去不成了！”子路说：“朋友归朋友，来么！几时再到省城呀？”苏红说：“这一半年怕去不了了，你瞧，忙得我现在项链也不戴，手镯也不戴，活得没个女人味了！”苏红的发型烫得很大，眉毛却修得细长。子路说：“厂子情况怎么样？”苏红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知道我办了厂？怎么知道的？！”子路说：“高老庄也是常有人去我那儿，见着了没有不说到你和厂里的事。”苏红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累啊！厂里的效益倒还好，我只说就一门心思务弄厂里的事了，可还是有人缠着要介绍他们去省城打工，在楼上也正和几个女子谈哩！有什么办法，谁让咱当年搞过劳务输出呢？你瞧这街上的发廊、照相馆、旅馆、饭店，十有八九的都是经我带出去了又回来开办的，咱这儿的女子能行哩！”子路说：“高老庄的水土历来养女不养男么。”苏红说：“你嘴这么说的，肚子里才看不起我们哩，要不，怎么就……现在呢？”子路说：“这其中的事你不知道……有了。”苏红说：“有了？！”头朝店里就瞅。后院里正是一迭声地尖叫，子路触电似地撇下苏红便往店里跑，那桌上喝酒的汉子开了心地嘎嘎大笑。

西夏从后门一出去，才知道后院特别低，七级台阶下，靠东是三间小厦屋，靠南的院墙上开着一扇小门，直接能看到一条小河。院西一块平场子晾着豆子，剩余的倒是菜地，种着葱，蒜，韭菜和芹菜。菜地角立栽着一圈碗口粗的木棒，苍蝇哄哄着，那就是厕所了。西夏推开木栅门儿，发现里边仅有个粪坑，为难了半会，才要蹲下，饭馆的伙计就走过来，西夏忙咳嗽了一下，伙计也咳嗽了一下，西夏恼怒地站起，说：“有

人的！”伙计说：“我来摘木耳。”竟在立栽的木棒上摘下一堆黑蝴蝶一样的木耳去了。西夏惊讶不已，重新蹲下，目注着木栅门口靠的一块石碑。这石碑额题“永垂不朽”四字，首尾稍有残缺，上道：□□□□□高老庄乃□□□□□交界，原属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野。自甲寅岁□□匪寇逼斯土，叠害□保，西流河人物几无所容。己未夏，首人同众修寨堡以为保障。工程浩大，一木难支。各捐己资，募化十方，善果周就，刻石垂久。正看到下边大清嘉庆六年□□□□□，却听得有呼哧呼哧声，扭头看时，木棒圈角的低矮小棚里竟走出一头猪要来吃屎，吓得提了裤子一边往出跑，一边锐喊。子路接住她，说：“这怕啥的，三治家没尿窖子，厕所和猪圈在一起的。”西夏这才定下心来，听得前边店里一片哄笑，自个脸先红了，说：“猪吃人粪，人吃猪肉？！”便又折身过去，要看那猪棚那么小的，怎么就能卧了那么大的猪！

子路把西夏介绍给了苏红，苏红叫道：“我只说我是高老庄的高个子了，没想你比我高这么多！”就不和西夏站得太近，立在了台阶上，说西夏是模特，西夏说不是，她却坚持说一定是的。这时候，远远的镇政府门口，有一辆吉普车，嘟嘟嘟地发动了，几个人抬着一筐什么重物放到车上，随即一个矮子滚球一般地跑了来，说：“苏红，镇长问你去呀不去？”苏红说：“去么。”便对子路说：“你见一下镇长吧？”子路说：“我不认识的，算了吧。”苏红说：“那我也不能陪你们了，早上白云寨卖木料的人在稷甲岭下发现了一只旱龟，卖给了厂里，厂里送给了吴镇长，吴镇长却要送给陈县长的。”子路说：“一只龟划得来这么送来送去的？”苏红说：“筛子大的！”西夏说：“筛子大？”要过去看看，子路扯了扯她的衣襟。苏红就把乌鸡让子路带回去，子路不要，双方推让了一阵，苏红只好把鸡交给那矮子替她去杀，当下握手告别了，还在说：“西夏你这么高的个头！”

苏红一走，西夏就把高跟鞋脱了，从提包取了一双平底鞋换上，问子路：“我是不是高得有些丢你人了？”子路说：“是苏红自惭形秽了。”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认得子路的，也有不认识子路的，但都向他们行注目礼，子路只是低了头往前走，将西夏拉在后边，西夏就小声说：“头，

头！”子路偏不理她——仰头婆娘低头的汉——还是低着头，双腿换得更欢了。西夏撵上说：“你腿那么短，倒走得快！”子路说：“咱不要并排走。”西夏说：“怎么啦，你也嫌我个子高啦？”子路说：“这是在乡下。”西夏说：“乡下不允许并排走？”偏并排走。出了镇街，顺一条土路往西北方向去，西夏说：“我只说你个子矮，怎么街上的男人都是矮子？”子路说：“……是不是？”西夏说：“怪怪的。”子路说：“恐怕是大家看你也怪怪的。”西夏就嘎儿地笑了一下，说：“我明白了！”弯腰从路边掐下一朵颜色黄黄的花，花茎流出白汁，立时却变成漆一样的黑。子路说：“不要掐的，这汁粘在手里就洗不掉了。你明白啥了？”西夏说：“你总嚷嚷着要回来，回来你就没自卑感了呗！”子路说：“我才没自卑感，有自卑感我能娶你？！”西夏说：“娶我是不是要换种的？”

一走进蝎子尾村巷，西夏看见的到处都是柏树，树老如卧，就在每一棵树下要拍照。子路也来劲了，介绍这一棵是扁枝柏，从根到梢枝干全是扁形，那一棵是扭柏，树身扭得似麻花，又有塔柏，夹槐柏，挂甲柏，一直到了他家院墙外，指着一棵斜斜地顺着房后檐和院墙头逶迤而长的柏说是飞檐走壁柏，西夏就兴奋得一蹦老高。这一蹦，巷中有人瞧见了，直着脖子喊：“云奶！云奶！”声音急迫。巷道的门窗里同时六七个脑袋伸出来，在说：“子路回来啦！”子路回应着，把香烟摺进窗里，把水果糖塞给跑来的孩子。一个孩子剥着糖往一家门道里钻，糖掉了，拾起来喊：“云奶云奶，我叔回来啦！”西夏却听到了哪儿有胡琴拉动，沙哑的声音在唱着：“黑山哟那个白云湫，河水哟那个往西流，家没三代的富哟，清官的不到哟头。”西夏说：“你听，你听。”子路说：“那是迷胡叔唱丑丑花鼓哩！”

子路的娘在牛坤家捉筷子，门外的土场上驴在打滚，尘土呛得鸡飞，猫也跳墙，而且坐在碌碡上的迷胡又是拉又是唱。牛坤的老婆一边骂迷胡：疯圆了，怎么偏还记得丑丑花鼓的词儿？！子路娘说：顺善他爹活着的时候是结巴子，可台子上唱戏从来不结巴。两人一边把两双筷子头儿用麻绳缚住，各执一方，搅过去翻过来，口里念念叨叨，数说着碰见哪一路鬼了，让孩子发烧，是你了你停住。结果筷子突然翻不过来。子路